

翠神 文潔華

「天生麗質難自棄」，那份自信的確見證在許多人的身上。在加州貝克萊認識了已故著名心理學家羅洛·梅的遺孀。她今年八十歲了，您還是肯定地知道她曾是個瑞典美人胚子，輪廓、眼睛和牙齒等都證明這一點。我禁不住嘉許她，她卻執著我的雙手，認真地說：「不，不是真的。我母親從小時候就告訴我，我和我妹妹，我們長得多難看。那是個動盪的年代，裝扮不能起眼。那是個亂戰的年代，我明白她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我們……」

天生麗質難自棄

我認識的另一個她，作風剛好相反。她清楚知道她的天生麗質是沒有誰會抗拒的，包括女人。那次我與她在服裝店裡，她肆無忌憚地在鏡前試穿黑色的透視裝，店子的透明玻璃讓街上的人都看得見，我急忘提醒她到試身室裡吧，她還把長髮舉起，驕傲的說：「怕甚麼，您說我多麼好看！」

法國的釀酒商掌握政治大權

中國人對於法國葡萄酒認識不深，以為凡是生產自波爾多地區的法國葡萄酒就是極品。這個觀念是錯誤的。法國的葡萄酒分為許多等級的，高級的葡萄酒，要政府及協會發給證書，才可以生產和銷售，甚至葡萄酒的產量及種植面積，釀酒的流程和技術，都有法律的嚴格規定。這個規定還約束整個歐盟的種植面積。好像拉菲這一類品牌的葡萄酒，從葡萄的產量和種植面積，都是有嚴格限制，因為物以罕為貴，才可以把價格抬高到一萬港幣或者幾萬港幣一支。如果生產多了，就會大幅度跌價，不值錢了，分級別限制生產的制度，其實是一種保護主義。法國南部，有五十萬人從事葡萄酒產業，每年出口的葡萄酒超過一百一十億歐元。這是一個不少利大的生意。

古今談 范舉

法國南部是葡萄酒的產區，這裡有許多葡萄酒莊園，生產高級葡萄酒的釀酒商都是世襲的，擁有大量的財富，然後出任法國的官員，在法國的政壇擁有巨大的勢力，然後這些釀酒商選出任歐盟委員會的重要職位，決定是否對中國的工業產品進行反傾銷制裁。法國的釀酒商，可以說是法國的特權階層和高高在上的權貴。

萬物皆流 無物常駐

琴台聚 葉輝

凡是「獨立」或「自主」的藝術追求，恐怕不僅僅是商業性或娛樂性的行為，而是帶有若干自我「超越」(transcendence) 性質的夢想；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 一書早就指出，藝術總是具有雙重性格：「藝術的雙重性格在現實現象中直接顯現，此雙重性格一方面與經驗現實及社會功能關係有所區隔，但同時也作為經驗現實與社會功能關係的一環。」是的美學現象既是美學範疇裡的事情，也是社會範疇裡的事情，這雙重性格往往並行不悖。

換句話說，不必追問「可能性」能否繼續寄寓於已然「結構化」、「組織化」的行為之中，從本源來說，「可能性」難道不是無法被構造、被建構、被組織的非結構場域嗎？排除了本質主義的疑問，「可能性的場域」依然敞開，但它從來都不是徹底敞開，必須承認：在某種程度上，「逃生門」已經關閉了，但那不是絕望和終結，恰恰是希望的開端，亦即「可能性」邁步走向「自由」及「自主」最重要的時刻。

為李氏小姐妹發出的懺悔

工作態度、責任心、為居民服務的热情與質量，那麼，在居民此種態度的鼓勵與監督下，社區工作人員也不會有「能做的都做了」的理所當然的態度了吧？因為從來沒有人追究過社區工作人員能做的什麼，到底該怎樣做才算盡到了責任。因為自身的冷漠與不在乎，我們放棄了對自己所處社區的營造，這種冷漠與不在乎像病毒一樣，影響或縱容着社區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並且反過來影響我們自身。我所居住的，並不是一個處處令我滿意、心情愉悅的社區，然而因為一種忍耐、眼不見心不煩的態度，我從未對社區工作提出過任何意見與建議。

這樣說來，小區裡的遍地狗屎是我應該承受的。被活活餓死的李氏小姐妹的事件，令作為社區一員的我有種種懺悔，然而作為公民的我有着更大的憤怒與悲哀，我希望有關部門能對這一事件的恥辱，仔細檢討我們國家的救助制度及具體實施的情況。我們到底是以一種怎樣的態度與責任心在實行救助，這實在與國家一整個部門及價值觀有關。



網上圖片

這是一個值得被記住的事件。2013年6月21日上午9點，南京江寧區麒麟派出所民警王平元帶領鎖匠打開泉水新村24幢二單元503室的門，看到的是年僅三歲與一歲的李氏小姐妹已經風乾、幼小的屍體。小姐妹28歲的父親李文斌今年2月因涉毒被判刑半年，22歲的母親樂燕也有吸毒史。出事時，負責為李家發放社區救助金的王平元是在趕到小區卻沒有見到樂燕、電話也打不通的情況下做出請鎖匠上門開鎖的決定的。

報章這一事件的某媒體記者詳細記錄了今年3月兩姐妹中較大的李夢雪被困在家中四五天后自己打開房門跑了出來、滿身大便、餓得不行，引起社區組織重視以後所涉及的人及所發生的事。記者的責問與無奈是明顯的。他們寫道：「三個多月中，李氏小姐妹曾發出柔弱但足夠堅忍的求生本能。鄰居、民警、社區和親戚也都曾做出他們自認為稱職的努力。」「自認為稱職」是個令人無奈的詞，它如一道閃電，告訴我們天空原本不必那樣黑暗，而我們的所做作為，也都有可檢討之處。

閱讀李氏小姐妹死前三個月所發生的種種的報道，令人忍不住想哭。生下來「聰明可愛、人見人愛」的女孩在三年的時光中近乎成為每個人的負擔，她們何曾享受過人間的溫暖與愛？在我們這個「人人自掃門前雪」的社會，可能偶爾為其送一頓飯、買一籠包子、見其跑出來打個110報警，就足以讓我們產生「我已經盡到責任了」的滿足感。那位負責對李家進行社區救助的警察，每一周左右與不負責任的母親聯繫，將救助孩子的錢給她，就感覺自己已經「頗費神」、比別人更盡職盡責了——也許通常的做法是每月將錢發給樂燕就可以了，社區就完成了救助的責任，不管這位母親是位什麼樣的母親。因為誠如居委會答覆李家親屬要將孩子送到孤兒院的請求時所說，孩子有爹有娘，孤兒院不收，因為不符合政策。

我們需要符合那麼多別人為我們規定好的條件，就是不問這一切是否符合真實的、現實的、人性的條件，不問這些政策與條件的終極目的何在。不負責任的母親樂燕的所作所為，早應該引起人們對小女生命運的擔憂，然而因為不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範圍」——小女有爹有娘，這成了我們這個社會與組織的最好的借口——我們就麻木着，不再去想這個問題，不再去想小女在不在負責任的父手中，可能遭遇什麼樣的危險。

孩子是祖國的未來與花朵嗎？我只看到她們尚未開放，就已經被拋棄，在她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刻。而風乾的、口含大便而死的三歲與一歲的小姐妹不僅是李氏夫婦的恥辱，更是我們整個社會的罪。「錢不成問題」，對社區救助工作來說；食物也不成問題，對我們並無飢寒之虞的普通人來說。然而這樣的悲劇竟然就發生了一——還有多少類似的悲劇在以不同的面貌發生着？

誠如記者所言，涉事各方都有自己的苦衷，足以解釋他們雖然在不同階段曾涉足小女的生命運，卻最終選擇遠離那扇緊閉的房門。來為兒子照顧孩子的好心的鄰居「自己也有兩個娃娃要帶」，覺得照顧小女實在是負擔太大——非常奇怪的是，在記者的描述中，只有這一「鄰居」真正出現在小女死前100天的遭遇中，似乎在這個住戶燕燕的住宅區，別的鄰居都不存在，或者存在的話，對小女的事也是毫不知情的。

中學生不修中史

最近有許多朋友來問，為什麼香港的中學，不把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我因為離開學校的一前線工作「多年，也不大清楚其來龍去脈。日本因為篡改歷史教科書，歪曲二戰時期對亞洲各國侵略的歷史，甚且否定「南京大屠殺」，引起亞洲各國對日本侵略者損害各國的不滿。香港也曾有示威遊行，向日本領事館抗議。當前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以首相安倍為代表，進一步否定日本二戰侵略罪行，甚至進一步否定戰後對日本戰犯審判的正當性，否定結束二戰的盟國「波茨坦公告」。並準備修改和平憲法，擴軍備戰。一時軍國主義妖霧籠罩全日本，其始作俑者，就是篡改歷史教科書。在港英統治治港時期，都不教否定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它只是限定中國歷史課程只能教到五四運動為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成立新中國以及新中國建國後的種種成就就別除在課程之外。

演藝小蝶

香港很多專業劇團都明白到，除了製作節目之外，讓最多的觀眾知道他們的節目即將上演和認識節目的獨特之處，亦是吸引他們走進劇場的重要原因之一。無論是為了商業計算以增加票房收入，或是純以藝術創作的角度出發，希望使更多人欣賞到自己的努力耕耘的成果，宣傳推廣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一些較有資源的劇團都會成立宣傳部，聘請專人負責推廣工作，盡量將劇團的製作宣傳出去。

宣傳劇目的重要性

所謂宣傳，其人員最基本的要做的事情自然是將劇團的節目介紹給公眾。怎樣才能做到呢？這就要看自己有一套規程嗎？例如每有新劇上演時，都將節目詳情撰寫新聞稿，連同劇照派發給傳媒，希望傳媒採訪主任將新聞稿件刊登或報導。這樣，讀者在閱讀報章、雜誌或看電視、聽收音機時便知劇團製作的資料了。跟着，宣傳部會設計和印刷海報和單張，藉着不同的渠道讓市民接收到訊息。若有更多資源和經費的，可以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邀請傳媒出席報道和採訪。完成以上的三部曲，也可算是將最基本的宣傳工作完成。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在我們愛國學校送審的歷史教科書，審查特別苛刻。當局聘請專家對我們採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逐段審查修改或刪除。如鴉片戰爭，強調是貿易的糾紛，指當年中國不願對西方國家進行平等貿易。對五四運動，則強調是文化性質的運動，刪除其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他們的刪改頗為詳細，可能對一般官津學校發揮作用。我們的歷史教師都是「陽奉陰違」課堂上教的還是我們的一套，除非是教育司署前來查學之際，方才「收斂」一下。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在戰後愛國學校半個世紀的運作中我都是參與者。也深知策略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許多前來查學的華籍視學官，也深知理虧，有時也就是得過且過。況且有些就是我在大學時的老同學，也不願撕開臉皮。當然有個別是十分頑固的，堅決站在英國殖民官員的立場的。

此山中 鄧達智

在遙遠而貧瘠的歲月，名字金山及金山阿伯曾經頗頗。進入盛世，人們忙著歌頌。自明朝移居南洋富甲一方南洋伯；曾經出演美洲社會經濟低層的「金山阿伯」，不會再似上世紀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甚至九十年代被讚頌的場面了。好朋友十多歲出洋唸書，婚嫁入籍……以為走上康莊大道，卻眼見海外，尤其是北美情況今非昔比，勢頭不對爭着回來做海歸派。華僑，甚至港澳同胞的歷史任務已變明日黃花，金山阿伯留下最顯著的實物大概是年前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立碑之世界歷史遺產開平(也亦新會、台山、恩平、開平、新會)碉樓。用作保安防範土匪的碉樓中國處處都有，以證過去山高皇帝遠匪匪處處，客家地區、閩南、粵東一帶圍龍屋亦亦碉樓一種。中山(沙溪)也擁不少，翠亨村亦然(西哥特色)，表現樓主掘金位置在西班牙、尤其加利福尼亞、墨西哥、秘魯、智利……等等太平洋沿岸部分。

他鄉的記認

莫說洋人，就是自己中國人從廣州發車向西南方駛去，未滿一百公里的開平便開始見到零星西班牙風格碉樓，愈來愈密直至近二百里外的台山、恩平……滿目發思古幽情，拉了味道濃厚：騎樓、圓拱窗、粉黃粉紅色系，洛可可細節，希臘圓柱，走近還有圖案紛陳色彩漸陳拉丁階磚，少說也有數千棟。不似香港新界居民，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能拆即拆久遠至明、清優雅青磚建築；不僅祠堂、書室照拆換來品味粗俗格醜陋的新型村屋，招來蒼草走路，咄口吸毒，縱狗環繞環境(上)村民。